



▲音樂劇《新娘潭畔》的演員們雖是業餘，卻對戲劇充滿熱誠 本報攝

《新娘潭畔》演員抒己見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音樂劇《新娘潭畔》共有十六名演員，在本地製作來說，演員數目算是不少。阮文華說，大部分都是業餘演員，但他仍要求大家嚴守走台位的傳統。排練當天，只見演員們互相提場，又代演沒有出席的演員的戲份，阮文華也安慰地說：「不是每齣戲的演員都那麼融洽、齊心、投入，有些人來演出，可能只是為了虛榮心，又或者玩玩而已。」

趁排練的空檔，演員們各抒己見，一身少爺裝扮，劇中飾演繼祖的吳永佳說：「劇中我的爸爸早逝，為人大膽調皮，得罪人多，被縱壞了。在戲中的前半段他活潑又開心，後半段遇上挫折後有所醒覺，反差很大。」阮文華補充說，繼祖這角色就如時下的「港佬」。

飾演浩然的賴頌軒，本身個性活躍，但劇中卻要演繹「最純真的一段愛情，追求身份地位未能鬥富對的小姐。用金錢來衡量婚姻，以前和現在都是話語。」能歌善舞的賴頌軒，難怪阮文華揀中他。

浩然愛上的小姐苑翹，由嬌小可人的盧芷盈飾演，她一開口就說：「我有病。」原來苑翹是繼祖的妹妹，自幼患上心臟病，與浩然相愛後，因母親反對，兩人遂決定私奔。盧芷盈說：「她是那種外柔內剛的女性，決定了的事情便會堅持。」苑翹的母親鄧夫人，由張婉君飾演，她說：「我的角色在村中年紀最大，最為富有，人未到，聲先出，好惡。因丈夫早逝，縱壞了兩個子女。不過，我本人則是傻傻的，覺得這角色很難演，希望演活角色的個性。」

浩然的兄長浩天卻很富時代感，飾演浩天的嚴鉅乾說，浩天前半段尚未表達內心情感，末段卻逐漸清晰，「儘管對白較少將浩天內心表白，卻在歌曲中流露出他感性的一面，也看出其價值觀所在，所以歌曲令他的個性更立體。」飾演秀清的黃秀姿，才二十多歲，就要演一對子女的母親，所以要盡量體會中年女人的感受，阮文華建議她嘗試把枕頭放在肚內扮大肚婆，領略一下為人母親的經驗，她也看電視，學習成一個高貴大方又堅強的女性。

飾演秀清的「妹子」菁菁的，是鄧智珊，她說：「我和菁菁一樣個性跳脫，也很愛笑。」阮文華說，菁菁這個角色與秀清情如姐妹，甚至願為主人命也不要，是那個年代的人與現代人很大差別之處。至於整個故事來龍去脈如何，當然留待觀眾入場觀賞。

取材南丫島、眾安街、赤柱、新娘潭

阮文華劇作洋溢本土情懷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人間有沒有輪迴，無跡可尋；但地方的輪迴，卻有史可追。一幢豪宅的前身可能是木屋區，一個文化區的前身可能是一個樹林，我們生活的地方，可能流傳或埋藏着許多動人或悲慘的故事。看看舞台導演阮文華製作過的劇目，《南丫島的故事》、《眾安街大佬》、《元朗娃娃》、《赤柱大街》，可見他愛與地方有關的題材。這回，音樂劇《新娘潭畔》又是一個地方引發的故事。

第四度演出音樂劇

由十多年前的「鬼古」，到今年第四度演出的音



▲繼祖（前右）上半段戲只會「追女仔」 本報攝



▲張婉君（左）、黃秀姿代替未出席的演員演出，一樣演得投入生鬼 本報攝

樂劇，導演阮文華說，這次可以說是全新，又可以說是由之前的三次建立起來。他慢慢分析：「十多年前，我已想將這個故事製作成音樂劇，只是當時資源、經驗都未到位。我便製作了比較時興的『鬼古』版本，到了第二次演出，我寫了幾首歌。好奇怪，每次重回新娘潭，我發覺在寧靜的外表下，內裡總有好多信息告訴我，仍有些什麼欠缺，未達到意思。所以到了第三次演出，我便正式將這齣戲製作成音樂劇。」與其說那是新娘潭的信息，倒不如說，那是阮文華內心，對戲劇創作追求理想的一聲呼喚。

由第一次的純時裝劇，到第三次的一半時裝一半民初，這次阮文華索性全部安排為一九二〇年代民初戲，在他的舞台上，似乎時光倒退了。「我在乎的是人性情懷，科技發達，人與人溝通卻減少。回想起小時候住廉租屋時家家過年拜年的景象，整幢樓家家都相識，現在則由ICQ、電郵發展至APP的通訊，符號的溝通及以前面對面交流的真情實感？」阮文華巧妙地將現代人的個性，代入民初故事中，卻又把那個年代的真情實感通過主角呈現出來。

多才多藝「一脚踢」

阮文華一直把本土題材搬上舞台，不過，他主要是把真實的故事、傳說與創作結合，「之前的劇作純粹創作，但自《眾安街大佬》開始做了些資料搜集，之後都特別喜歡香港早期，尤其是民初至戰前的時期，在搜集資料過程中得到不少增值的機會，如小鳳仙服裝有多少粒鈕扣，以前香港島設有女子茶室，早期先施公司售貨員全是女性等，從中都發掘不少趣味，又由一個劇又發展到另一個劇的創作。」

阮文華既是編劇、導演，又為《新娘潭畔》的音樂及二十一首作曲填詞，不止，他還是主角之一呢。「我夠膽嘗試吧。因我要求的是那個年代的味道，所以還是自己創作。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接觸話劇，當時人人愛當演員，我卻一個人站在舞台上專注研究那些布景、燈光，更苦衷求師傅們教我這方面的知識，為了增加更多布景製作經驗，我選去建造業訓練局及無線電視學習布景製作，又跟過韋啟良學習音樂。」

編劇、導演、監製、布景、燈光、作曲、填詞、演戲、宣傳，甚至拍攝海報，教記者不得不稱他多才多藝，他卻無奈地點點頭說：「製作音樂劇，每一樣都要資源，都要錢，有些舞台製作花錢邀請明星，但我卻布景都要自己去製作，而且，往往都是自己貼錢去做。」

這次《新娘潭畔》，阮文華會以寫實的風格來呈現，讓觀眾領略往昔的純樸情懷。「我很想讓下一代了解更老香港的風情，例如以前中秋時用的紙製風琴燈籠，好多小朋友都未見過。」



▲阮文華對本土情懷的戲劇，情有獨鍾 本報攝



▲浩天（左起）阻止浩然與苑翹的私奔 本報攝

二十多年在劇壇打拚，阮文華所走的每一步都不輕鬆，曾試過獲得贊助商四千元贊助費，卻傷透了尊嚴，但他製作每一齣戲，都是傾盡全力，甚至傾家蕩產去投入，可以相信，他對戲劇的熱誠，像他所寫那個年代的人物般，有著純樸真摯，而且執著的情感。

「無限傳說」原創音樂劇《新娘潭畔》將於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晚上八時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上演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。

新園地 責任編輯：李 淼

無制度的審批，就變成了公審。因為沒有明文規定的標準，所以大眾便會用上最高的道德標準去批判：明日，立法會便會繼續那場「特首公審」，檢視他沒有牽涉利益矛盾。這種心理上的創傷，又剛好是香港一個學世圖目的藝術展之主題——記得早前寫過倫敦的世界級畫廊「White Cube」：白立方破天荒走出倫敦，並放棄紐約而先來香港開分館。本月份世界級畫廊便第一次在倫敦以外舉辦展覽，所展出的是兩位英國現代藝術家的系列作品。他們是六十八歲的「Gilbert & George」和七十歲的「George Passmore」，文化界則一般稱他們為「Gilbert & George」組合。是次展出的作品，是上述組合把他們在報紙攤檔偷來的

「白立方」國外首展 軒轅伯 海報拼貼而成的大型展品沒錯，是偷回來的：英國的報攤會將是日頭版印成海報，懸掛出來以招客。兩位藝術家覺得這些大字海報很吸引，想以此來創作藝術品。可是，每次他們問報攤主人，卻沒人願意決定用偷：一位負責去購買口香糖來分發報攤，另一位負責去拿取海報，結果用這聲東擊西的方法，收起了多張海報。然後，他們再將這些海報按主題分類，十多張關於謀殺的海報貼在一起，而關於懸案的又貼在一起，入屋行劫案又貼在一起……諸如此類。看着大量頭條放在一起，你可能會兩個深切感受——第一，為何有這麼多社會悲劇會不斷重複而又似永遠無法解決的呢？第二，一種新聞成了一天天版，但對一個人和他的家庭之影響卻十分深遠。就像一幅把多張判刑收監的頭版貼在一起的作品，便教人深思。判刑只是一瞬間，但刑期卻是很多年，而心理影響，更是一生。

逐和捉迷藏時都會偷看。其實我們粵省也有類似的童話和遊戲：「點指兵兵，點着誰人做大賊，點着誰人做大賊，點着誰人做大賊。」結果被點中的就要立刻逃走，因為遊戲規則則是要兵捉賊。《諜網謎蹤》就是「點指間諜」遊戲，背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美蘇冷戰，諜影重重，英國情報局最高層開出一「無間道風雲」，局長懷疑五個主管級人物中有一個是蘇聯臥底的雙重間諜，他用童話做代碼，標示這五個嫌疑者：鍋匠、裁縫、兵卒、窮鬼、乞丐。於是遊戲開始，點指間諜，點着誰人做雙重間諜。結果由代號「乞丐」的斯邁利偵破諜網，他是萊卡爾最愛描寫的「失敗英雄」，有超越的智慧，但不愛他的私生活（妻子與同僚有染），孤獨挫敗，勝利對他來說是毫無意義，況且間諜戰是無形無形，永遠打不完的仗。

點着誰人做間諜 吳 昊

夢迴菜園村 廖偉棠 刻不在想着最後一次去菜園村的所見，那些我拍攝過十多次的生活場所、那些人間煙火，全部變成無情瓦礫。大夢一場，除此不能形容我和村民們的感受。一個宏大但飄渺的「高鐵生活圈」代表的價值觀，毀滅了一個細小但是活生生的價值觀。誰能說得明白許多對錯，但是看這部紀錄片，只能真真切切擁抱後者，因為後者就是可見的美麗：高要真一條條菜葉去秤一個公正的細節，村民熱烈討論未來的細節，無一不叫我和在座另一講者張鐵志落淚。我們感動於他們擁有的對土地最單純的愛。回到香港的當晚，竟然真的夢見被清拆前的菜園村，院落春草木深，流水繞四鄰而潺潺，但村中已無一人，只餘陽光仍如烈日燒透了夢境。

元代透雕玉帶板 李英豪 收藏古玉器友人中，較少對元代玉器有興趣，僅偶爾選一兩件當時代風格和質潤色澤的精品。主要原因因是元代留下來的古玉不算多；初時還秉承宋代末期工藝技術，但晚期有每況愈下之感；尤其是較大件玉器，使人與「粗大明」（明代琢工較粗大型玉器，多作陳設裝飾）混淆。其實，如果從砂裡淘金，亦可找得一些精粹之作，值得玩賞。例如，元代所琢玉帶板、玉帶扣和玉帶勾，不乏佳品；特別是玉帶板，另創一格。像附圖就是當時雕琢的《火球廚師》白玉帶板（故宮藏品），主要採用鏤刻（透雕）手法；下層琢的花葉枝條鏤紋地子，更屬那個時代風格。

春分防風邪 思 健 不知不覺時節已進入「春分」，「春分」代表著春天已經過了一半，這一天，太陽會直射在赤道上，所以南、北半球會受到日照的時間一樣長，晝夜平分。從今天起，我們居住的北半球地區，白天會越來越長，夜間則一天比一天短了。春分養生總則：「春分風不小，要防風邪滋擾」。為何春季容易生病？從中醫的角度來看，風屬木，為春天的主氣，風邪是外感疾病中最重要病因。因春天風大，風木克脾土，平素脾虛者易好拉肚子的，更易出現腹痛腹瀉。風具升發即向上、向外散發的特性，故易於侵犯人體頭面、體表部位；風邪的穿透力也較強，它會使皮膚肌肉組織鬆弛，毛孔開張，熱，故，春分時節雖非大寒，又非大熱，但不可小覷以風為主的氣候，否則風邪便乘虛而入，導致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、引發慢性支氣管炎、肺炎、肺心病等。風表現變幻無常，故受風邪侵擾的病情發展迅速，如中風患者猝然昏倒，不省人事；毒麻疹患者皮膚瘙癢，病處不固定，此起彼伏。另外，風邪有躍動的性，因此春天氣候變化易患的一些疾病症狀，如抽搐、震盪、眩暈等都可以看作是風邪所致特性的。

春分防風邪 思 健

人間百貨 冷冰冰的英國間諜片《諜網謎蹤》有機會在港上映，相當難得，因為片子節奏緩慢，「有講有打」，觀眾會覺得悶悶的荷里活片，會嫌它沉悶，但如果耐性看，搞清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，你也會越看越入迷，尤其加利，奧文影帝級演技投入三分，訴盡了諜海生涯原是夢。電影是改編自英國著名間諜小說家萊卡爾的作品，原名叫《鍋匠、裁縫、兵卒、間諜》(Tinker, Tailor, Soldier, Spy)，很古怪吧，但大有出處，是來自十七世紀的英國童話，版本頗多，較普遍傳誦的文本是：「鍋匠、裁縫、兵卒、水手、富人、窮鬼、乞丐、賊。」也成為兒童遊戲，孩子們在猜拳、數手指、追

雙遊記 又是二十四小時過境台北，昨天飛去今天飛回。這次是會出席一個論壇和一個映後座談會，論壇上雖然我是香港作家身份，但談的是內地的微博對公民社會建設的影響，座談會才真正切題——談的就是香港、香港的菜園村。可能不是很多人記得菜園村了，我也不會常常想起那一處桃源般的地方，但是一看這部紀錄片《鐵怒沿線》，源頭就像泉水一樣汨汨湧出。小石屋的敦厚、莊稼的搖曳、香蕉樹的濃蔭，還有一張張熟悉的浮樸面孔，看得人心發痛，因為我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最後一次去菜園村的所見，那些我拍攝過十多次的生活場所、那些人間煙火，全部變成無情瓦礫。大夢一場，除此不能形容我和村民們的感受。

泰國佛像 陳天權 釋迦牟尼逝世後，佛教向外傳播，約公元一世紀逐漸形成兩大系統：由印度北傳到中國、越南再至東亞的一派稱為大乘佛教，主張眾生皆可成佛；向南方流傳的為上座部佛教（又被稱為小乘佛教），強調出家修行，以求個人解脫，這派盛行於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。泰國被高棉統治時，宗教信仰原本雜亂紛紜，十三世紀初泰族獨立，開啓素可泰王朝之後，則崇尚上座部佛教。第三任國王蘭甘亨大帝執政時，大量修建寺院，迎請錫蘭高僧到素可泰說法，為今日的泰國佛教打下基礎。在鄰近民族影響下，泰國佛像製作發展出自己的藝術風格，最獨特的是行走佛，其瀟灑飄逸的步伐至今仍奉為典範。素可泰佛像的主要特徵是頭上髮髻呈火焰狀，臉為鵝蛋型，眉如柳葉，雙耳長垂，略帶微笑。肩膀較寬，腰肢幼細，胸部微微隆起，袈裟貼身，左肩有肩帶斜掛而下，右肩袒露。今日在古董市場所見到的仿古青銅佛像和佛手，大多以素可泰的雕塑為藍本。位於泰國中部的素可泰古城，現已成為歷史公園，園內寺廟雖變成了頹垣敗瓦，但寺內佛像經過修復後重現往昔丰采，當中有坐佛、立佛、臥佛和行走佛等不同造型。最常見的佛姿是結跏趺坐，施降魔印（即右手垂放腿上，指尖向地）。有泰國人在佛像前面設置拜祭，令本已「死亡」的遺址散發著一絲宗教氣息。

泰國素可泰古城的佛像和佛寺遺址